

民族音樂問題研究資料

(三)

关于戏曲音乐問題的討論

第 2 輯

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編印

1957.3.

前　記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戏曲音乐問題的座談会，到会代表八十余位，座談会連續举行了四天，在会上發言的有丁善德、袁雪芬、馬可、劉厚生、何為、劉如曾、董源、惲慾、周寶才、顧振遐、范瑞娟、傅全香、石筱英、邵濱蓀、丁國斌、周雲瑞、宗海南、馬駿之、朱介生等十九位。座談會始終在愉快的氣氛中進行的。首先肯定了七年以來的戏曲音樂工作的成績，認為目前存在的某些缺点是戏曲音樂向前發展的道路上所产生的，是可以逐步克服的。并認為戏曲發展的方向不是“新歌劇”，戏曲仍然是戏曲，因此戏曲音樂不能脫離戏曲的傳統，戏曲原有的基礎和特點，戏曲音樂工作者今后還要很好的學習傳統。在座談會上爭論較多的是“定譜定調”，“樂器改革和樂隊伴奏”，“指揮”等。有的已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有些問題尚待今后結合實踐繼續探討研究。參加會議討論的代表（包括作曲，演員，樂師等人）并建議劇協與音協建立一個經常性的戏曲音樂研究組，以便今后繼續機動向戏曲音樂傳統學習。大家提出今后戏曲音樂工作者和藝人在工作上必須互相取得足夠的信任諒解才能充分合作。相互學習，才能促進戲曲藝術事業的更好的繁榮。現將座談會上有發言稿者先行分別發表：這次座談會稿件的組織得到劇協的幫助，同時選編了一些外地戏曲有關的文章，提供參考。必須說明的，還有一些代表的發言稿尚未收到，這一輯只好暫缺。

目 录

前 記

一、上海戏曲音乐座談會發言：

- 在戏曲音乐座談会上的發言（摘要） 丁善德（1）
在戏曲音乐座談会上的發言（摘要） 袁雪芬（3）
对戏曲音乐傳統的一點体会（在戏曲音乐座談会上的
發言） 何 为（4）
試論与戏曲音乐工作有关的几个問題（根据在戏曲音
乐座談会的發言稿重写） 刘厚生（20）
小組代表發言（一部份代表發言稿）范瑞娟、丁国斌、
周宝才、朱介生、顧振遐、宗海南、馬駿之、 （29）

二、川剧与晋剧的討論：

- 最好再用事實來說明一对川剧高腔加伴奏的意見 沙 梅（52）
根本問題是什么？——对沙梅同志的一文意見 于叔村（54）
川剧問題在那里？ 李康生（59）
从川剧源流談到高腔伴奏問題 老 薜（65）
“事實”是最能說明問題的 研 枫（70）
川剧音乐改革門外談 黎本初（72）
“川剧高腔曲牌”第一集 敦学祺（77）
晋剧音乐和唱腔改革的我見 韓子謙（80）

三、評論杂感：

- 实事求是地評價戏曲音乐工作 穆 克（83）
我对戏曲与新歌的理解 林 綠（87）

- 我对戏曲音乐問題發表几点意見 方冰 (91)
关于乐队的指揮問題 何为 (95)
談談戏曲的定譜定調問題 大風 (97)
評彈音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徐丽仙 (101)
戏曲工作不需要新文艺工作者嗎? 田因 (104)
关于民間职业剧团的几个問題 (在政协第二届三次全
会發言) 李再雯 (106)
在“風”当中 陈嬰 (109)
更多地重視民間文学，更好地关心說唱艺人 赵亦吾 (112)

在戏曲音乐座谈会上的發言(摘要)

(根据座谈会發言参考記錄)

丁善德

討論戏曲音樂問題，這是一個很早就該討論的問題，現在雖然遲了一點，但終究還是開始討論了。解放以來，通過對戲曲彙演，看到許多優秀的遺產，發現戲曲音樂。是非常丰富，引起大家喜愛，也引起大家重視，要求進行改革。從事音樂工作者在這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因任務艱巨，幾年來雖獲得成績：不可否認，由於缺乏經驗，在工作上發生了困難，未得到群眾歡迎。因此戲曲音樂到底需不需要改，它的方向應該是什么？就成了問題。中央文化部在53年指示音樂學院進行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投入戲曲改革工作中去，於是我們在學校裏面又增設了戲曲作曲專業，但無經驗，又缺乏老師，開展工作很困難，因為体会到領導的要求，体会到提高戲曲音樂對戲曲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特地從本校四、五年級學生中選擇了7位從事這項研究工作。首先在講課問題上我們請了上海戲曲方面的專家講課，請老師作專題報告，以後有兩位同學為“打豬草”及“玉簪記”（京劇）進行改編“大豬草”已正式演出，由於作者作了一些新的嘗試引起不同的看法，對我們幫助很大。由我們的体会到戲曲音樂改革，如接受到具體的戲，越具體越困難，因為搞得不好就不為觀眾接受，像滬劇“金黛萊”翠崗紅旗等有的觀眾認為不像滬劇。所以對待這項工作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如果大刀闊斧容易出亂子。現在我們一些搞戲曲音樂的同志常常聽到人家指責就有情緒，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搞戲曲音樂的就必須要關心這項工作，應該為這項工作是自己的義務，是責無旁貸的事，即使失敗了，也還要吸取經驗再接再勵工作下去。

我們現在工作上常叫作改革戲曲音樂，實在是太大膽了一些，在名稱上還不如說是學習戲曲音樂從事戲曲音樂的，整理、加工，使之丰富。尤其是青年對戲曲音樂不了介，以不了介而去改它那就太**大膽了**。我們現在好像是在學醫生，應先做助理醫生，凡事謹慎不要亂下藥，要虛心地向演員同志，常期從事戲曲音樂的同志學習。但現在各地戲曲音樂者胆子都

特別大，不但亂改，有時還批評演員不尊敬他，這是不正確的。

我們作戲曲音樂工作不但要具體的，全部的了介戲曲特点，一方面也應有相當的音樂基礎，有些人學會了和聲，專學西洋技術，但不熟悉自己民族的東西這樣困難還很多，所以我們必須要學習戲曲的唱腔學習它的特点，真正深入下去，才能体会到民族的优点，另外有些同志想把戲曲搞成新歌劇的類型，先有這想法，然後接觸到戲曲，就主觀把它帶到新歌劇的方面去了。放棄原來戲曲的基礎，進行改革，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與演員合作，希望演員貢獻唱腔方面的特点，在戲曲音樂原有的基礎上進行加工，豐富。從事戲曲音樂工作責任很大，如果工作有成就，對人民的貢獻很大，應不怕批評，不要覺得委曲，對批評要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

另外我們對戲曲音樂工作者要本着愛護的精神，從幫助出發，即使音樂工作者有些嘗試失敗了，也要多加鼓勵，這樣他們膽子可以更大一些，可以吸取經驗再提高，不要一下子就指責批評，但同時作為戲曲音樂工作者如對觀眾公開演出的戲必要仔細慎重，如屬內部觀摩，那為了嘗試不妨可以大膽一些。

在戏曲音乐座谈会上的發言(摘要)

(根据座谈会发言参考记录)

袁雪芬

丁善德同志站在音乐工作的立場，是那样地謙虛，希望剧协的同志們也能怀着同样的原望使我們的座談会能够达到共同的要求。这次会是非常难得的，这是第一次音乐工作者和戏曲演員开会討論戏曲音乐方面的問題，上海大概有 8 个剧种，全国有 200 多个剧种，無論从数字方面和地区的广泛性，显示出每个剧种存在因素，具有各种特点特色地地方戏，充分說明我們祖国戏曲遗产是很丰富的。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每个剧种本身都要求前进，但是，向前發展就涉及到音乐問題，每个剧种有其簡單易懂十分亲切地地方語言，这是它的优点。同时也帶來了曲調簡單缺乏表現力的共同缺点，因此凡是戏曲改革上就集中在音乐問題上面。几年来对戏曲音乐改革上产生了兩种思想情况；即以戏曲改为新歌剧呢？还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發展这两种想法在具体工作中引起紊乱，記得戏改方針有过这样的指示，要求在原有戏曲基础上發展新戏曲。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把这一条忘了，現在有些改革上是脫离傳統的，（我們越剧院下工厂演“借罗衣”观众會問这是什么剧种）如果观众不熟悉演員的話，就很难分辨是那一个剧种了。我个人認為歌剧与地方戏是有很大的区别，一切舞台艺术都以表演为中心。那歌剧里音乐作曲者是很重要的地位。戏曲不單有歌唱，还有舞蹈表演，我們把戏曲叫作歌舞剧三者合而为一的特有的戏剧形式。他不受任何束縛，表演者在舞台上很自在的活动，演員以自己的特点来表演許多共有的节目可以不同的唱和做，戏曲演員在舞台上等于总指揮，戏曲与歌剧显然是不同的。

再有器乐問題，还是首先發掘民族的呢还是以現成的西洋乐器来代替，我想光采用代替总不是好办法。以上在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与个人的看法，提出与大家研究。

希望大家以研究探討的精神来开好这次会，不要互相指責埋怨，目的为了今后工作的开展，相信这一次會議是良好的开端。

对戏曲音乐傳統的一点体会

(在上海戏曲音乐座談会上的發言摘要)

何 为

对戏曲音乐，我懂得的实在很少。因为对戏曲音乐是这样地丰富，它的傳統又是如此深厚，相形之下，我所知道的有限的关于戏曲音乐的常識，实在只是一点皮毛。而在座的許多演員、乐师，他們对戏曲音乐的理解，要比我广博和深刻得多。我只是一个小学生。这并非出于客气，实际情况是这样。过去，我从这些演員，乐师的艺术創造中获得了一些戏曲艺术的知識，这几天，在他們的發言里，又听到了一些从来不知道的东西，我想，像我这样的音乐工作者，如果要想真正懂得、熟悉戏曲音乐就需要拜这些演員，乐师作老师，虛心向他們學習。

这里，我想談一談对傳統的戏曲音乐的一点認識。

一、对傳統越熟悉，越能發揮創造

談到“戏曲改革”这个口号时，人們很容易把它与“土地改革”这类口号混淆起来。其实，“改革”二字在字面上虽然相同，但含义却不一样。“土地改革”，这是經濟制度上的革命，它要改变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改革越徹底越好，把这种剝削制度消灭得越干淨越好，但“戏曲改革”却不是这样一回事。我們不能認為傳統的戏曲艺术都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要把它弄得干干淨淨，任何艺术的創造，發展，都不能不繼承一定的傳統。戏曲改革，決不是意味着要將戏曲艺术的傳統成就予以廢弃，而是要將这种有高度成就的傳統艺术加以發展，革新，使它达到更高的水平。

我們面对着这样一个現實情況：我国戏曲音乐的傳統是很深厚的，而我們从事这一工作的音乐工作者却都很年青，根底很薄，不但对于傳統的戏曲音乐懂得很少，就是对于西洋音乐，也还不能說懂得很多。因此，在我們的艺术实践中有过一些錯誤和缺点，走过一些弯路，这并不奇怪，問題在于我們今后如何學習和研究戏曲音乐的傳統，研究它的發展規律和艺术成就，研究今后應該沿着什么道路和用什么方法給予革新和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們不能割斷历史，以为只有在解放以后，只有在我們这些文艺

工作者参加戏曲改革以后，戏曲艺术才有革新和发展。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事实上，每个剧种存在的历史，就是在艺术上不断地革新和发展的历史。石筱英同志在会上說过：“拿滬剧十几年前头的唱腔和現在我們唱的比一比，真是天差地远，”这話很有道理。滬剧、越剧以及其它剧种若干年来在唱腔上、音乐上是有很大發展的。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一、經過这种發展，这些剧种的唱腔是变得更丰富、更复杂、更細致了；第二、尽管有这样巨大的变化，但它們在艺术上却仍然保存了各个剧种自己的風格、特点。因此，假如我們能仔細地研究一下各个剧种在各个时期所有的唱腔、伴奏，研究它們前后的發展規律，研究它們在曲調上的發展方法和創作技巧，这不但能帮助我們理解戏曲音乐的傳統，而且对今后的艺术实践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几年来的实践証明：对戏曲音乐傳統理解得越深的人，他在艺术革新上的实践越能为艺人所接受，为观众所理解，而他在艺术創作上的才能越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这里有兩個例子可以对比。1952年，北京曾排演过京剧“宋景詩”，当时有人想在这个戏里加入多声部的合唱，于是就利用昆曲曲牌“黃龍滾”写了一个三部合唱，滿以为这样就算改革、就算提高了，可是艺人却不接受这种改革。当时我們怎样想呢？我們只以为艺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思想保守，却沒有想到用昆曲曲牌，机械地搬用西洋的和声方法在艺术風格上是否协调，这样的曲調、唱腔能够容納、接受和声的可能性有多少，它又能接納什么样的和声。但另一个例子，1953年北京又排演过京剧“柳蔭記”，唱腔全部是由著名的京剧老艺人王瑤卿創作設計的，这个戏的唱腔在很大的程度上突破了京剧傳統唱腔的規則、格式，并且有許多唱腔很难唱，結果，这种突破不但被艺人接受了，被观众接受了，而且在演出上很受欢迎。

为什么像京剧“柳蔭記”这样，革新对艺人和观众說来就是可以接受的呢？为了說明問題，不妨略作一些帶有技术性的分析研究。京剧“柳蔭記”的剧本是根据川剧本改編的，为了保持川剧本在文学結構上的特色，改編本儘量保持了川剧本的原詞，原有的結構形式。但这也使京剧唱腔的处理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京剧唱腔的格式一般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很少有自由体的長短句。这就要求新創的唱腔能突破京剧原有的二、二、三，或三、三、四，的格式。此外，唱詞所表达的感情也要求唱腔上避免一般化，而要有更突出的創造發揮。这个任务本来是很艰巨的，但由于王瑤卿

老先生对京剧唱腔的規律非常熟悉，在这种規律的基础上，他很順利地完成了这些唱腔的設計創作。

王瑤卿是怎样处理这些唱腔的呢？首先，他是將人物情感上的發揮同不規則的長短句結合起来处理的。例如在“思兄”一場，当祝英台听到馬家提亲的事以后，她非常气愤，所唱的二黃散板中有这样一句：

i i · 6 5 | 3 · 6 5 | 6 3 6 5 | 6 i 2 i | 6 6 2 i | 2 5 3 2 |

無論 你 馬 家 权 势 有 多 大 要 成 亲 除 非
1 · 2 3 — | 6 · 2 1 2 | 4 — | 4 3 — | 2 3 5 | 5 3 · 5 2 1 |
是 日 出 西 山 鐵 树 开
3 2 — ||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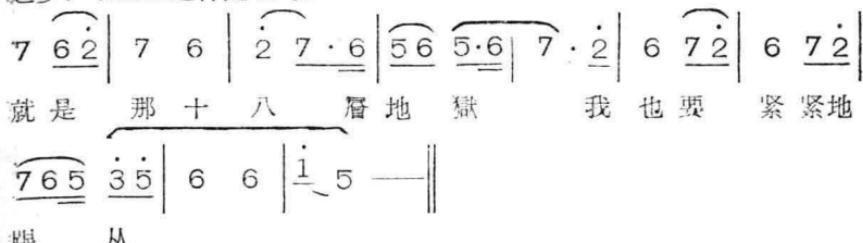
为了作比較研究，我們不妨假定它是十字句，下句是“要成亲除非是鐵树开花”，也假定它在唱腔上不作任何發展或突破，只按一般的二黃散板处理：

i i · 6 5 | 3 · 6 5 | 6 3 6 5 | 6 i 2 i | 7 6 2 7 | 6 2 7 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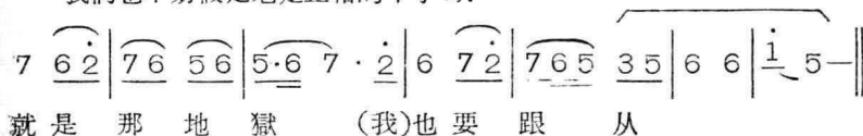
無論 你 馬 家 权 势 有 多 大 要 成 亲 除 非
5 · 6 7 — | 6 7 2 | 7 6 5 | 6 6 | 1 5 — ||
是 鐵 树 开 花

兩例相比，上句沒有區別。下句的变化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句法。后例是正格的十字句（三、三、四），而前例一句則有十四字（三、三、四、四，）从曲調上可以看出，前例基本上是采用了乐句扩展的方法，句中的“日出西山”的三个小节，是由乐句中間扩展的部分。二是旋律上的發展。前例是后例的上方四度移位，从某种意义上講，这帶有轉調的意味。但有了这种变文發展以后，前例在情緒的表現上更激昂，更强烈了，而后例則得低沉压抑。

但还有比这字数更多，在句法結構上更复杂、更不規則的句子。例如“逼婚”一場，祝英台听到梁山伯的噩耗以后，有一句二黃散板：“虽然是空作了阳台夢，就是那十八層地獄我也要紧紧地跟从。”下句有十六字之多，唱腔是这样处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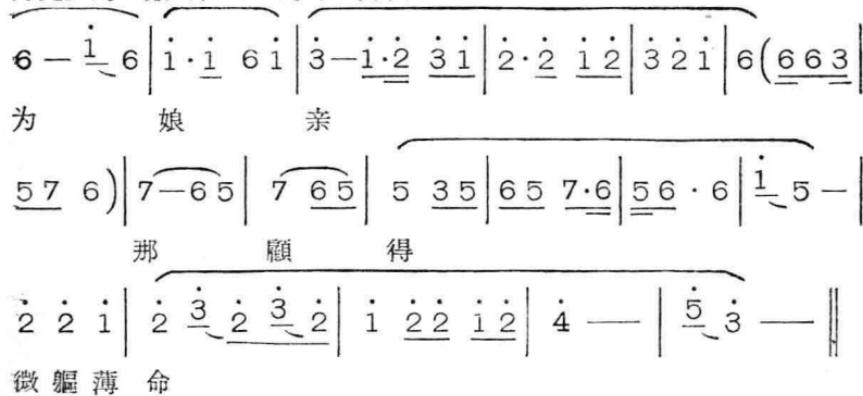


我們也不妨假定它是正格的十字句：



对比一下，也可以看出，前例是在后例的基础上以乐句扩展的方法处理的。像“十八層”、“紧紧地”这样的地方，都是乐句中間扩展的部分。而这些扩展的部分是运用了某种音型重复的手法。

这是字数較多的例子。也有一种字数很少的短句。例如“哭坟”一場，祝英台出場以前要唱一句反二黃导板，而这句导板只有六个字：“悲切切，慘凄凄。”但一般正格的导板，总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可以拿梅蘭芳先生的“廉錦楓”中的导板为例：



但“悲切切，惨凄凄”这样的六字句又該怎样处理呢？照“廉錦楓”的曲調格式硬套是怎麽也套不上去的。王瑤卿在这个曲調上作了大胆的突破：

悲切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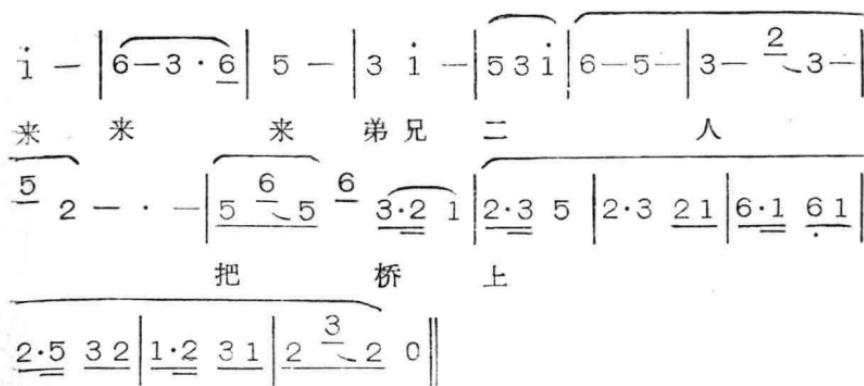
惨凄凄

在这里，反二黃導板原有的曲調形式被大大地突破和發展了，第一。在句法結構上，它將三樂節結構的樂句改變成為兩個樂節構成的樂句，而且由於旋律進行上的變化使得本來沒有終止感覺的音成為了樂句的結束音。這是很值得研究的。第二、“慘凄凄”這一樂節的曲調很高亢，如與“廉錦楓”的第二樂節對照，就可以看出，它們在曲調的進行上基本相似，只是後例的曲調較前例在實際演唱上移高八度，在旋律的起伏上跳躍得更大，特別是 $1 \rightarrow 6$ 这樣的九度大跳在京劇中還不會見到過。正是由於這種變化，使得祝英台在哭坟時那種悲痛，激憤的情緒得到多強烈的發揮。

此外，還有由於表演上的需要而將唱腔突破原有形式加以發展的例子。“十八相送”一場，梁山伯招喚祝英台過獨木小橋時，有“來來來，弟兄二人把橋上”這一句唱腔。假如這一句唱腔不考慮表演上的要求，很可能如下處理：

来 来 来 弟 兄 二 人 把 桥 上

但表演上這時有一段舞蹈性的動作，要求唱腔上也有一種相對固定的而且是比較鮮明的節奏來配合它。於是，在這一句唱腔里，大段的拖腔以流水板的節奏形式出現了：



这里不可能將京剧“柳蔭記”的唱腔創作作全面的介紹。举了这几个例子，無非是想說明这一点：越是熟悉和掌握傳統艺术特点的人，在革新实践上就越能發揮他的創造才能。值得我們研究的是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柳蔭記”的唱腔对京剧傳統的唱腔格式作了这样巨大的突破和发展，而听起来仍然是京戏，仍然能为熟悉京戏的觀众所接受、所欢迎？为什么有許多难学难唱的新腔，年青的艺人一学就上口，而且很快就能学会？我想‘这正是由于王瑤卿这样的老艺人对于傳統的京剧唱腔的規律、对于它的曲調結構方法、对于它的旋律进行上的特征，对于的曲調發展方法和技巧等非常熟悉，对它有着非常透測的了解，而且具有非常广博的戏曲知識和丰富的艺术实践經驗。从他处理、發展，創作唱腔的方法上看，他并不簡單地廢除和抛弃傳統唱腔的規律，而是掌握和利用这些規律把京剧唱腔加以創造性的發展。而这正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要說明，这并不是給我們从事戏曲音乐工作的同志出难题，要求大家一定要等到像王瑤卿那样熟悉戏曲音乐以后才能从事艺术实践。但是，長期地、耐心地学习遗产，并且要像王瑤卿这一类老艺人那样熟悉和掌握戏曲音乐遗产，这却是我們所應該努力达到的，只要我們肯进行長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达到这样水平也不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我們能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善于利用我們所具有的專業知識，把傳統的創作經驗和技巧加以系統的理論的分析研究，具体地运用在我們的艺术实践里，并且适当地吸取西洋音乐中某些有用的方法，技巧，那么，我們就完全有可能把我国的戏曲音乐發展得远远超过前代艺人所已达到的水平。

（附帶声明一下：这里所談的長短句，仅限于“柳蔭記”这个具体

作品。至于其它剧本中的長短句問題，我沒有具体研究过，沒有資格發言。）

二、对傳統應該有充分的估价

要學習和研究戏曲音樂的傳統，這是肯定的。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傳統的戏曲音樂究竟有些什麼可學？很多從事戏曲音樂工作的同志總有这样的苦惱：記了不少的譜子，聽了不少的唱腔，但總是那幾種板眼，總是反來復去的上下句，戏曲音樂的傳統是不是仅仅如此呢？

我覺得，對於傳統藝術的估價，還應該更進一步，更充分一些。

拿戏曲音樂中的板眼、曲牌來說，就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看成是程式化的东西，而應該把它們看成是在音樂上表現各種不同的戲劇情節、戲劇矛盾的手段。每個劇種，當它最初形成的時候，總是只有幾個像民歌、小調這樣簡單的調子，但以後劇種發展了，劇目豐富了，演出形式擴大了，戲劇情節複雜了，人物性格也多樣化了，原有的簡單的調子已不能滿足戲劇性的要求，於是各種節奏形式的板眼、曲牌，如三眼板、一眼板、流水板、緊打慢唱、散板等等的節奏形式就發展起來了。這樣，就使得唱腔的變化發展複雜起來，更能適應戲劇化的要求。可以說，戏曲中各種板眼、曲牌的形成，乃是經過戲劇化的加工、豐富的結果。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戲劇情緒的發展總是有起伏的，它有抒情的場面，也有尖銳的戲劇衝突。戏曲音樂中不同的節奏形式的板眼、曲牌，便是與這種戲劇性的變化相適應的，例如說：在戲劇中要把人物內心的感情大大抒發一下的時候，一般總是用三眼板（慢板或中板、快三眼）的曲調。這種曲調不僅速度較慢，而且在唱腔上可以作更多的發揮，適用於抒情的場面，在敘述或對答的場面，則多用一眼板或流水板，因為這種節拍的曲調比較更適於直接表現語言。當戲劇情節比較緊張，矛盾比較尖銳的時候，則往往用快板或緊打慢唱。當人物感情非常激動，戲劇情緒最緊張的時候則往往用節拍完全自由的散板，因為這種節拍自由的曲調可以使人物感情盡情地奔放。像這樣運用節奏形式上的變化，對比來表現各種不同的戲劇矛盾，是傳統的戏曲音樂的一個主要的方法，並且在這方面有很高的技巧，不但在運用手法上異常巧妙，而且在藝術結構上也往往是很謹嚴完整的。

可惜我們不可能專門去分析某一出戲的音樂結構。但是可以拿某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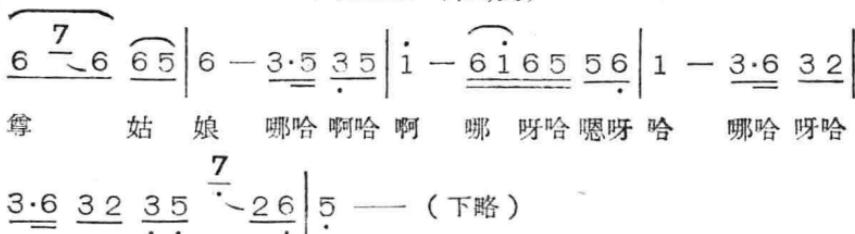
唱来作例子。像京戏“四郎探母”中“坐宫”一場楊延輝的独唱，虽然只有二十句，但板眼的变化就很丰富，而每一次的变化都和人物感情的变化發展密切关联的，开头是“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慘然”，用的是西皮慢板，來表現他对于自己身落异国的感慨，他思念家乡的情怀。这段唱腔速度較慢，拖腔也用得較多，特別是“我好比南米雁失群飞散”这样長的拖腔，把他們的这种纏綿的情緒發抒得很尽致。但唱到“想当年，沙灘会一場血战”以后，他的情緒就比以前激动了，这时再也不能一板三眼地慢慢地唱下去了，于是唱腔就轉入了节奏比較急促，朗誦性較強的二六板。到了“眼睜睜老娘亲难得見”这样的地方，他的情緒更为激动了，一板一眼的二六板已足以表現这种激动的戏剧情緒。唱腔就轉入了节拍完全自由的散板，中間并抽用了“哭头”的腔，更加强了这种悲剧气氛。这段唱腔并不算長，但由于几种板眼上的变化，使得起伏的戏剧情緒表現得非常有層次，一步紧一步，直到这种悲剧性的情緒充分抒發了以后，才結束这段歌唱，这种很富有表現力的艺术手法，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

因此，談到戏曲音乐中的各种板眼、曲牌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中国戏曲音乐在長期历史發展过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表現方法，它在艺术技巧上有着很大的成就。我們在談到發展戏曲音乐的时候，首先應該对这部分遗产很好地研究和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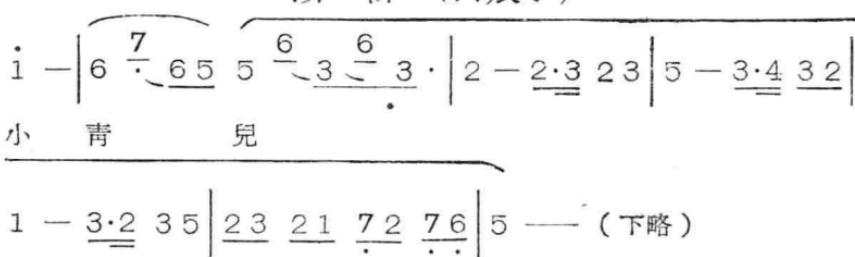
說到上下句的問題。这是我国戏曲音乐最基本的結構形式，年青的剧种如此，就是历史悠久的，在艺术上相当成熟的在唱腔上很丰富的大剧种（如像京剧）基本上也是由上下句構成。老是上下句反复，这不是很單調貧乏么？其实問題并不这样簡單。当我们分析某个剧种的唱腔的基本結構形式的时候，可以化繁为简，把許多复杂的唱腔分析归纳成为簡單的基本結構形式；但当我们接触到这种上下句的結構为什么竟能表現喜怒哀乐等各种各样的感情的时候，就不能再簡單地把它看成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而應該仔細地研究每一段唱腔。因为每一个演員的演唱总是具体的，不但是各个演員之間在唱腔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差別，就是同一个演員在演不同的戏，不同的角色时，在演唱上也有不同的發揮。艺人有一句話，叫做“死腔活唱”。就是說，簡單的上下句形式，但經過演員在演唱上的創造，發揮之后，它們就千变万化，丰富多采来了。而有了这些变化，之后唱腔所表現的情感，情緒也不相同了。

可以举常香玉在河南梆子“西游記”与“断桥”里的兩段唱腔为例。这两段唱腔，都是河南梆子的慢板，在上下句的結構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唱腔的处理就不一样，所表現出来的情緒当然也就很不相同了。

西廂記（紅娘）



断 桥（白娘子）



“西廂記”这样的唱腔，一听就能感到它的喜剧性的格調。它表現了紅娘从西廂探望張生回来，有意作弄鶯鶯的那种聰明、俏皮的性格。而“断桥”的唱腔一开始就造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气氛，它把白素貞的悲憤、沉痛的心情，表現得很强烈。像这样的例子在其它剧种里可以找到很多。聰明的戏曲演員，总是善于在上下句的基础上，根据自已对人物，对生活的理解，来創造人的唱腔，來表現各种不同的人物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說，作为演唱家的演員，同时也是作曲家。这里值得我們研究的是：演員究竟是怎样發展这些唱腔的，运用了一些什么样的作曲方法和技术？（这些方法和技术与西洋的作曲方法和技术是有不同之处的）这些發展了的唱腔，与老的唱腔又有什么联系？这些唱腔的發展、創作又是如何与各剧种的语言相結合，如何与演員自己的条件（如音域、音色、演唱技巧等等）相适应的？如果我們能从这些方面去細致地研究每一段唱腔，研究每个演員在

唱腔上的創造，不但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戏曲音樂的傳統，而且也能幫助我們掌握！戏曲音樂的艺术規律和曲調發展方法。

在傳統的戏曲音樂里還有一些很富有藝術性的表現手法是值得研究的。單說角色上場，在音樂上如何介紹這個人物，這裏面就有很多學問。這個人物是怎樣的，具有什麼樣的性格，他上場時思想、情緒怎樣，上場後將要作什麼，等等，在傳統的戏曲音樂里是很講究的，它總不肯讓人物（特別是主要人物）無聲無喚地走出來，總要用各種方法在音樂上加以介紹，加以渲染，使得角色從幕後一走出來就能將戲帶出來，將氣氛帶出來。

這也可以舉幾個例子。京劇“空城計”諸葛亮上場，先用噴吶吹奏“發點”的曲牌，造成一種威武的氣勢。然後鑼鼓打“一錘鑼”，諸葛亮在這節奏緩慢、莊嚴的鑼鼓聲中緩步出場。出場後並不立即入坐，而是走至台口，念了一段“虎頭引子”，（這種引子在形式上比一般引子大，在氣氛上也更隆重）然後噴吶又吹奏曲牌“水龍吟”，諸葛亮在噴吶聲中升帳，就坐。音樂上這樣大事渲染，把諸葛亮的丞相身份，他那足智多謀，沉着不亂的性格，以及軍中的威武森嚴的氣概，向觀眾交代得清清楚楚。但“轅門斬子”中楊延昭上場就不一樣。楊延昭因為在山東被穆桂英打下馬來，心裡已很惱怒，加上楊宗保陣前私下招親，使他更为氣憤，這出戲就是以楊延昭要斬楊宗保的糾葛為中心的。戲一開始，先用噴吶吹奏了曲牌“發點”，先造成一種殺氣騰騰的氣氛，緊接着鑼鼓打“急急風”，楊延昭就在这急促的鑼鼓節奏中匆匆上場，念了“山東敗了陣，要斬楊宗保”的引子，隨着就是：“焦孟二將，宗保到此叫他報門而逃！”一下子就單刀直入地把尖銳的戲劇衝突挑開。而在“二堂舍子”這出戲里，王桂英的出場又不一樣。她是因为劉彥昌斷不了是沉香還是秋兒打死人命一案才被請出堂來的，而在她出來時並不知道前堂發生了什麼事。當沉香、秋兒同念：“孩兒有請母親”時，王桂英並不立即出場，却先在幕後唱了一句二黃導板：“忽聽得二嬌兒一声請。”然後接打小鑼“奪頭”，王桂英在小鑼聲中緩步出現。出來以後，也還不立即上前詢問“老爺何事”，而是站在屏風後面大段地唱着“后堂內來了我王氏桂英”這樣的慢板，對前堂所發生的事情左猜右猜。音樂上用這樣大量的篇幅來突出地描繪這個人，把她那“天官之女、狀元之妻”的穩重端庄的風度，她那賢慧善良的性格，以及她在舞台上的思想活動，表現得非常細膩。像這樣的例子實在很多。